

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陈博宇

(南京审计大学, 江苏省南京市, 210000; MA2304030@stu.nau.edu.cn)

摘 要: 基于 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 数据, 实证研究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影响, 进一步分析了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异质性影响。实证研究发现, 在其他变量控制不变的情况下, 隔代照料将会显著负向影响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异质性研究发现, 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影响与老年人的城乡户口、教育水平以及性别都存在异质性。基于此, 本研究从政府、家庭和企业三个层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隔代照料; 经济活动; 劳动力供给; 异质性

引言

根据 2021 年末的数据统计显示, 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数将近 26736 万, 其中有 20056 万人为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的 33.4%, 相比较 2020 年的统计结果分别上升了 0.2 和 0.7 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 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党和政府提出要以促进主动老龄化为重点, 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作为健康老龄化的三大支柱之一, 社会参与是发展老年人力资本, 发挥老年人余光余热的重要途径, 党和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并鼓励老年人积极投身社会, 做到“老有所为”。随着政府对老年人就业的重视和政策的积极支持, 老年人的就业率和参与率也在不断提高。大量退休人员通过再就业、创业和灵活就业等方式延长劳动力生涯, 充分发挥智慧和经验。

我国公共幼儿照护面临着资源短缺的现状, 隔代照料是老年人帮助年轻父母缓解育儿压力的一项重要方式, 同时隔代照料也有助于老年人社会参与, 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年人劳动力的供给结构。随着生育政策的不断开发, 我国目前已经开放了“三孩政策”, 但随之带来的问题便是留守儿童问题持续突出, 使得更多的老年人不仅面临着参加劳动以维持生计, 而且面临着提供家庭照料的多重压力。据《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6》发现提供隔代照料的老年人年龄集中在 50-70 岁, 其中所占比例为 46.0%, 因此低龄老年人是提供隔代抚养的主力军。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隔代照料在家庭中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 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 隔代照料产生的影响受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方面的分析, 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利于研究我国老年人劳动力供给, 从而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参考和政策建议, 以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

1 文献综述

1.1 隔代照料相关研究

以隔代照料为重要关注对象, 学者们已经展开了较为广泛的研究, 并从个人层面和家庭层面进行研究。

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的研究, 以及有关隔代照料对老龄人口自主就业的影响, 主要涉及在个人层面上。在家庭层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关注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的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 以及隔代

照料给老年人带来的情感支持和生活支撑,关于隔代照料对于家庭子女劳动力供给的影响颇多。也有学者深入探讨中国儿童护理方式的选择,分析发现,中国目前儿童护理资源匮乏,为满足儿童,儿童护理的主要提供者往往选择祖父母。家庭祖父母提供隔代照料,对孩子的发展和父母外出工作,尤其是母亲,都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不是正规的儿童照料机构。黄梅利用 CHARLS 2018 全国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了照料孙辈对中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照料内孙”仍然是我国家庭隔代照料的主流现象,照料内孙强度远高于照料外孙[1]。

1.2 老年人劳动力供给相关研究

关于老年劳动力供给的研究,国内外文献大多以青年劳动力供给和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力变化两个方面来研究。

劳动力演变的主要特征是从产业和城乡分布上看,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农村向城镇转移。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导致企业的出现供给不足的现象、同时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

有学者将老年人劳动划分为受雇非农劳动、受雇农业劳动、参与社会劳动和自雇农业劳动,普遍认为劳动不应仅仅局限于正式的工作,还应涵盖家务劳动,并且劳动时间也应当纳入家务劳动的时间范围内。农村劳动力结构性变化呈现不可避免且非短暂的趋势,老龄人口将导致人力资本的额弱化。谭友林从三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劳动力结构省际差异:产业结构、文化程度、所有制结构,发现劳动力文化程度空间差异已经对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重要的影响[2]。彭代彦、吴翔文运用 SFA 方法考察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变化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发现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具有显著影响[3]。李敏进一步将技能型和非技能型劳动力通过受教育程度划分,用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技能型和非技能型的比值界定劳动力结构[4]。

1.3 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

国外研究者将年轻已婚妇女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发现隔代照料有助于年轻已婚女性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从事有偿劳动。Dimova 和 Wolff 使用两种方法通过构建两代人的效用最大化模型来探究隔代照料的效果[5],不仅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控制家庭层面不可观察的异质性,也排除了与祖父母相关的一些干扰变量,结果发现隔代照料可以对有 10 岁以下孩子的年轻女性提高劳动供给。Bukov 和他的团队老年人在社会中的参与可以被理解为在社会维度上的个人资源的共享,这涵盖了集体性的社会参与、有生产力的社会参与以及政治参与等方。

国内关于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劳动力供给结构的研究,王建英、何冰等人利用 2015 和 2018 年的面板数据[6],采用 xtprobit 模型和 xtobit 模型,研究隔代抚养参与和隔代抚养时间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总劳动、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隔代抚养参与和时间对农村中老年人的总劳动参与和非农劳动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聂杨基于三年的 CHARLS 数据,通过 OLS 模型、Probit 模型、工具变量法等模型,研究了隔代照料对于中老年女性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均有显著负面影响[7]。同时也发现隔代照料对于中老年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城乡以及世代差异。

1.4 文献述评

综合分析上述已有文献,关于隔代照料和老年人劳动力供给结构的研究,大多文献是基于隔代照料对于老年人劳动供给的研究,侧重点放在劳动时间和劳动参与率,对于隔代照料对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也比较多。但是很少有文献从劳动力供给结构这一方面做研究,且进一步探讨有关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影响更少,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通过隔代照料的视角,实证研究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因果效应,并做进一步分析。

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了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本报告旨在提供一个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全面而准确地描述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及其质量状况的数据库。本调查通过问卷形式向受访者提供关于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以及他们在健康，养老等方面需要关注的信息。这批数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入探讨我国面临的人口老化问题，并进一步促进跨学科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本文选取 2018 年的截面数据进行研究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结构的影响，并选取了 CHARLS 数据库中的“个人基本信息”、“家庭信息”、“工作”、“工作退休和养老”、“健康状况与功能”等多个板块内容中的相关数据。根据我国退休年龄的最新规定，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55-70 岁的老年人，通过数据清洗、删除变量缺失以及不和逻辑的样本，本文最后最终能到有效样本。

2.2 基本模型设定

本文为了探究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影响，建立如下模型（见式 1）：

$$Str_i = \beta_0 + \beta_1 Care_i + \beta_2 x_i + \mu_i \tag{1}$$

上式（1）中，被解释变量 Str_i 表示老年人个体 i 参与经济性活动。核心解释变量 $Care_i$ 表示老年人个体 i 是否提供隔代照料的情况，是取 1，否取 0。 x_i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如：受访者的性别、户口、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以及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如：子女经济支持、家庭所属区域。 μ_i 表示随机干扰项， β_1 的大小及其显著性是本文的重点关注对象。

2.3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2.3.1 被解释变量

老年人劳动力供给结构。关于劳动力供给结构，本文将其分为两种类型：经济性再生产、社会性再生产。其中经济性再生产又分为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根据问卷中“是否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上周是否工作（包括挣工资工作、从事个体、私营经济活动或不拿工资为家庭经营活动帮）一个小时”、“是否有工作但处于休假”、“是否能够在固定时间内回到工作岗位”。

2.3.2 核心解释变量

隔代照料。该变量根据“您或您配偶是否花时间照看了您的孙子女”“我爱人照看孙子女的周数”等问题来确定。对于提供隔代照料的样本，将其赋值为“1”，否则取值为“0”。

2.3.3 控制变量

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户口、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以及失能状况。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共同居住人数和健在子女数量。

表 1 变量定义及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经济性再生产	经济性再生产（是=1，否=0）	0.603	0.489	0	1
核心解释变量	隔代照料	隔代照料（是=1，否=0）	0.461	0.499	0	1
	年龄	年龄（岁）	64.200	5.755	55	75
	性别	性别（男=1，女=0）	0.498	0.500	0	1
	户口	户口（农村=1.城市=0）	0.769	0.422	0	1

表 1 （续表）

个人层面控制 变量	教育水平	教育水平（序次，1-4）	2.254	0.946	1	4
	健康状况	健康状况（序次，1-3）	2.067	0.720	1	3
	失能程度	失能程度（序次，1-3）	0.068	0.296	0	3
	婚姻状况	婚姻状况（结婚并居住在一起=1，否则为 0）	0.773	0.419	0	1
家庭层面控制 变量	家庭共同居住人数	家庭共同居住数（人数）	2.706	1.520	1	13
	健在子女数量	健在子女数量（人数）	2.584	1.243	0	10

表 1 报告了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老年人参与到经济性再生产活动的比例相对较高，提供隔代照料的人数不超过样本量的一半。其中老年人平均年龄约为 64 岁，男女性别比例各占一半，农村老年人比例相对较多，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学及以下水平，在所研究的群体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普遍处于一般水平，然而，失能老年人的数量相对较少。大多数老年人处于已婚状态，家庭共同居住的人数以及存活子女的数量普遍在 2 至 3 人之间。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

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考察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影响，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在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参与经济性再生产活动在 1%水平上负显著，表明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对于其经济活动参与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可以看出老年人的年龄、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以及失能程度都对其参与经济性再生产有显著的负影响，老年人的性别、户口、婚姻状况以及健在子女数量都对其参与经济性再生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 2 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 Probit 回归分析

	(1) 经济性再生产
隔代照料	-0.120*** (0.035)
年龄	-0.045*** (0.003)
性别	0.440*** (0.036)
户口	1.021*** (0.043)
教育水平	-0.097*** (0.021)
健康状况	-0.178*** (0.024)
失能程度	-0.577*** (0.061)
婚姻状况	0.276***

表 2 （续表）

	(0.041)
家庭共同居住人数	-0.015
	(0.011)
健在子女数量	0.032**
	(0.015)
Constant	2.694***
	(0.241)
Prob > chi2	0.000
Log likelihood	-3820.225
N	6702
Pseudo R2	0.152

注：括号内数值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水平。

3.2 异质性分析

从全样本回归结果分析发现，隔代照料能显著影响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考虑到老年人城乡居住的情况、老年人教育水平的不同以及性别等因素，均会影响隔代照料效应的发挥，因此，本文将从这三个角度分别探究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异质性影响，分别如表 3、表 4 和表 5 所示。

3.2.1 城乡异质性

根据表 3 的回归结果，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影响因老年人居住地区的城乡差异而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具体而言，农村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与其参与经济性再生产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可能与农村地区老年人面临的经济资源有限、社会保障体系相对不完善以及就业机会较少等因素有关，导致其在承担隔代照料责任时，难以兼顾经济活动参与，从而表现出更强的负向影响。与此同时，城市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对其参与经济性再生产同样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城乡老年人在隔代照料与经济参与之间的权衡中均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反映了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普遍性影响。

进一步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影响在城乡组别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p < 0.05$ ）。这一结果揭示了城乡户籍制度及其背后的资源分配差异在调节隔代照料与老年人经济参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表 3 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影响：城乡异质性

	(1) 经济性再生产	
	农村	城市
隔代照料	-0.159**	-0.278**
	(0.069)	(0.12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Constant	5.505***	7.235***
	(0.466)	(0.892)
Observations	5152	1550
Pseudo R2	0.084	0.112
Chow test		384.77
P-value		0.000***

注：括号内数值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组间系数差异通过 Chow test 检验得到。

3.2.2 教育水平异质性

根据表 4 的回归结果，教育水平在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经济性再生产的影响中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具体而言，初中及以下学历的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对其经济性再生产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这一群体在承担隔代照料责任时，其参与经济活动的可能性显著降低。这一结果可能与较低教育水平的老年人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的技能限制、就业机会较少以及健康状况较差等因素有关，导致其在家庭照料与经济参与之间面临更大的权衡。

相比之下，初中以上学历的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对其经济性再生产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较高教育水平的老年人通常具备更强的资源调配能力、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以及更高的健康水平，使其能够更好地平衡家庭照料责任与经济参与之间的关系。此外，较高教育水平的老年人可能从事更具灵活性的工作或拥有更高的经济储备，从而减少了隔代照料对其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

进一步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影响在不同教育水平组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这一结果支持了教育水平在调节隔代照料与老年人经济参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揭示了教育水平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老年人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之间的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表 4 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影响：教育水平异质性

	(1) 经济性再生产	
	初中及以下	初中以上
隔代照料	-0.188*** (0.064)	-0.244 (0.16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Constant	4.399*** (0.451)	6.041*** (1.053)
Observations	5802	900
Pseudo R2	0.138	0.232
Chow test		14.48
P-value		0.000***

注：括号内数值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组间系数差异通过 Chow test 检验得到。

3.2.3 性别异质性

根据表 5 的回归结果，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影响因性别差异而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男性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对其参与经济性再生产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与男性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角色中的传统分工有关，男性通常更倾向于参与经济活动而非家庭照料，因此隔代照料对其经济参与的边际影响较小。相比之下，女性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对其参与经济性再生产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女性在家庭中承担更多照料责任的现实相符，表明女性老年人在提供隔代照料时，更可能减少或退出经济活动。

进一步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影响在性别组别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p < 0.05$ ）。这一结果不仅验证了性别在调节隔代照料与老年人经济参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还揭示了性别不平等在老年人家庭角色与经济角色之间的资源配置中的深远影响。女性老年人由于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照料责任，其经济参与行为更容易受到隔代照料的负面影响，而男性老年人则相对较少受到这种影响。

表 5 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影响：性别异质性

	(1) 经济性再生产	
	男性	女性
隔代照料	-0.059 (0.088)	-0.337*** (0.08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Constant	5.620*** (0.624)	4.613*** (0.587)
Observations	3,338	3,364
Pseudo R2	0.155	0.130
Chow test		72.43
P-value		0.000***

注：括号内数值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组间系数差异通过 Chow test 检验得到。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使用了 CHARLS 在 2018 年提供的数据，并从隔代照料的角度探讨了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影响。文章首先基于 Probit 回归分析，进一步特征增加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等控制变量，验证了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影响。通过 Probit 回归分析，在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隔代照料会显著负向影响老年人参与经济再生产活动。由于隔代照料支持成本相对较低，结合当今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三胎政策的推行下，隔代照料将会持续影响老年人经济性再生产的参与。从异质性结果分析来看，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影响在老年人城乡户口、教育水平以及老年人性别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性。

随着我国二孩政策的逐步实施和国家紧接着推出的三胎鼓励政策，对隔代照料的需求持续上升。延迟退休制度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一项公共政策，将进一步促进社会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从而有效缓解当前严峻的人口问题。延迟退休的政策旨在提高中老年群体的劳动能力，这导致他们既要承担家庭职责，又要面对就业的压力。然而，对于隔代照料如何影响中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目前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篇文章的研究发现对于中老年群体在家庭与职业选择上的决策过程具有深远的实际影响。本文针对隔代照料与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之间的矛盾，给出了几项具体的建议：

4.1 政府角度

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支持老年人兼顾照料孙辈和经济活动参与。首先，政府可以通过提供经济补贴或税收优惠，减轻老年人因照料孙辈而产生的经济压力。例如，设立“隔代照料津贴”，为承担照料责任的老年人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其次，政府应加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更多的托育服务和老年活动中心，帮助老年人分担照料责任。此外，政府还应推动弹性退休政策，允许老年人在照顾孙辈的同时，灵活选择工作时间和方式，同时应加强宣传，倡导家庭和社会共同分担照料责任，减少老年人因隔代照料而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

4.2 家庭角度

重新审视家庭分工，合理分配照料责任，减轻老年人的负担。年轻父母应尽可能承担起照顾子女的主要责任，而不是过度依赖老年人。可以通过调整工作时间或雇佣保姆来分担照料任务。其次，家庭成员之间应加强沟通，明确照料责任的分工，避免老年人因过度劳累而影响健康。此外，家庭应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如托育服务和家政服务，减轻老年人的照料压力，关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定期安排体检和心理疏导，确保他们在照料孙辈的同时保持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状态。

4.3 企业角度

积极采取措施，支持老年员工兼顾照料责任和经济活动参与。企业可以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如弹性工作时间、远程办公或兼职岗位，帮助老年员工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其次，企业可以设立家庭友好型政策，如提供托育补贴或设立企业内部的托育设施，帮助员工解决照料问题。企业也应重视老年员工的经验和能力，为他们提供适合的工作岗位和职业发展机会，而不是因年龄问题将他们边缘化。最后，企业应加强员工关怀，定期组织健康检查和心理辅导，帮助老年员工保持身心健康。

参考文献

- [1] 黄梅. 照料孙辈对中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研究 [D]. 长沙: 湖南大学, 2022.
- [2] 谭友林. 中国劳动力结构的区域差异研究 [J]. 人口与经济, 2001 (1): 35-40.
- [3] 彭代彦, 吴翔. 中国农业技术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基于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视角 [J]. 经济学家, 2013 (9): 80-88.
- [4] 朱巧玲, 李敏. 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与劳动力结构优化对策研究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8, 35 (6): 50-56.
- [5] DIMOVA R, WOLFF F C. Do downward private transfers enhance maternal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around Europe [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11, 24 (3): 911-933.
- [6] 王建英, 何冰, 沈璐越. 隔代抚养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 CHARLS 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J]. 劳动经济研究, 2021, 9 (6): 89-105.
- [7] 聂杨. 隔代照料对中老年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 [D].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 2020.